

良

齊

雜

說

艮齋雜說 卷三

長洲尤侗纂

孟子之知言也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
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易之繫辭也曰將叛者其辭
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
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人與言之合也雖君子
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然人賢而言不著者有矣未
有人辭而言規于正者也是故莊周之文放屈原之文
愁孫武之文險韓非之文刻呂不韋之文詭司馬遷之
文激相如之文淫潘陸之文浮王駱之文弱李白之文

狂李賀之文鬼樊宗師之文怪君子讀其文如見其人
焉若王安石者口稱先王之道躬行暴秦之法其爲文
也峭厲堅深是能以學術殺天下者茅鹿門尊爲大家
與韓歐蘇同列豈不謬乎○安石一生學術全在上仁
宗皇帝書然不用于嘉祐而用于熙寧則仁宗之明非
邪說所能惑也及其爲政事事與書相反其大旨曰法
先王而首學商鞅之變法制置三司條例司先王之道
曾有是乎所謂教之以學者諸子百家之說屏而弗習
今以三經新義與字說頒之學官主司用以取士其困
苦毀壞不甚于課試乎所謂養之以財者因天下之力

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今所行青
苗均輸保甲市易保馬方田免行諸法可謂國民所利
取民有制乎其云勅法立制或有流俗僥倖之人不肯
順悅者雖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是以呂誨范鎮鄭俠
祖無擇孔文仲諸賢貶竄殆盡其殺人辣手和盤托出
矣當仁宗時韓范文富歐陽衆正滿朝而安石獨謂天
下人才未有乏于此時者其所用人才乃呂惠卿曾布
韓絳蔡卞李定之徒流毒中外豈非所謂公卿之不肖
推其類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推其類以備四方之
任使者乎且書中稱貞觀之治能以先王之事開太宗

者惟魏徵一人及對神宗又貶諸葛亮魏徵二子不足道而自比于臯夔稷契臯夔稷契不可學也究其設施僅同王猛而已然則萬言之書不過大言欺人而一時上大夫無不想慕而傳誦之人固朱易知知言亦未易也

人與言之不相合者無如揚雄之法言太玄而爲莽大夫也其次馬融之事竇憲蔡邕之從董卓六經論語之注勸學釋誨之篇豈能聽其言信其行乎葉夢得謂仲長統著樂志論人皆以爲高世遠引之士然跡其生平荀彧舉爲尚書郎參曹操軍事果欲娛清曠保性命從

操何求乎其說是矣然予謂未讀本論耳其首卽曰使
居有良田廣宅繼之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代步涉
之艱使令息四體之役終以陳酒肴烹羔豚釣遊鯉弋
高鴻此儼然富貴逸樂之人非岩居穴處輕世肆志之
所爲也惡能思老氏之玄虛求至人之髣髴乎自右軍
書之傳爲美談而平泉知止賦亦云仲旣得于清曠是
爲狂生所欺矣

一代之文自有一代風氣六朝之文雖傷駢偶至今讀
之宛然晉宋齊梁之人也至宇文泰欲革其弊乃命蘇
綽爲大誥依此爲式今觀其文乃尚書優孟耳君非堯

舜臣非稷契而欲爲典謨訓誥之辭則亦將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乎此與王莽大誥馮太后皇誥何異揚雄法言王通元經吾猶以爲學步况綽何人斯後有濟南生好爲古文剽竊摹擬正坐此病

文章以簡爲貴黃山谷見醉翁亭棗首記山名甚詳一筆勾去改曰環滁皆山也省却幾行閒字一日歐公與同院出遊有臥犬爲奔馬所斃歐顧曰君試記其事同院曰有犬臥于通衢逸馬蹄而殺之歐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問內翰何如歐曰逸馬殺犬于道此可爲作文之法○曾南豐嘗令陳後山代作文成數百言曾

云大略也好只冗字多因取筆抹數處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更全因歎服元明善嘗以文示虞集集爲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陸機文賦云要辭約而理該故無取乎冗長信矣

作文發端最難東坡作韓文公廟碑沉思良久忽得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二語下便一筆掃去然此二語昌黎何足當之有一童子以作子曰破題確不可易○東坡此法亦本昌黎南海神廟碑首云海于天地間爲物最鉅得此大頭腦不患後邊接續不來此建瓴勢也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坤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制卽用其語云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卦二爻之動其責呂惠卿制詞云始焉帝堯之仁姑試伯鯨旣而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語亦絕妙而當時以誹謗坐之今觀二詞真嘻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廣陵陸弼記一事云汪道昆爲楚臬丹陽姜寶提學四川過之會飲黃鶴樓汪舉杯大言曰蜀人如蘇軾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衆皆愕眙姜亦唯唯而已後會餞汪復大言如初姜笑曰曾問蜀中胥吏秀才中並無此人

想是臨考畏避耳衆爲闕堂噫嘻坡公一生坎坷爲舒
亶李定諸人排陷幾死今數百年後又遇此風漢何處
叫屈予笑曰此亦坡老嘻笑怒罵之報也

東坡與程正叔口語相角遂成洛蜀之釁朱晦菴深疾
之有稱蘇子瞻者則曰吾寧取王介甫非公論也然東
坡却不爾觀其詠濂溪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
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卽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先
生豈吾輩造物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其尊
之至矣可見此老胸無城府未嘗與道學作對也

唐人四六以組織爲工宋人四六多本色語殊有佳者

賀平復燕雲表王將明以昆夷維其喙矣對燕人悅則取之鄭達夫亦用上句以周公方且膺之爲對語王曰相公屬對甚切自云此是當家者汪藻草高宗赦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獨在人謂倒轉則更佳矣謝希深與楊大年啓云曳裾而前士念無君子者解組弗顧公其如蒼生何楊曰此文中虎也范希文以朱姓及第其復姓表云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稱于張祿用事親切時人傳之若朱弁祭徽宗文歎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岳武穆謝和議表唾手

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忠義之言又當別論○司馬公拜翰林學士以不能四六辭神宗曰如漢制詰體可也一日過洛會飲官妓偶碎玉杯潞公令公判之公書曰玉爵難揮典禮雖聞于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于斯人大笑釋之然則溫公未嘗不能四六也

應制之詞切須忌諱鄧潤甫撰龍興節祝壽詞用負黼屨憑玉几下句顧命中語不宜用吳挺之德壽宮賀表有揚命二字蘇熙之亦以導揚末命爲顧命中語然說命不云對揚王之休命乎劉嗣明作皇子剃胎髮文用

克長克君語吏持以請曰內中讀文書最以語忌爲嫌
既尅長又尅君殆不可用也劉亟易之陳去非草朱勝
非起復制用方宅大憂言者以爲事涉人君陳晦草史
彌遠制用昆命元龜倪思謂與漢冊董賢允執其中何
異乎楊文公嘗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作表云
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知何時得賣生菜公笑而改
之神宗閱柳永詞漸亭皋木下首見漸字不樂至太液
波翻怒曰何不云波澄耶抵于地而罷僧來復應制詩
有殊域字明太祖以友朱觸怒賜死語言文字不可不
慎也○古人文字有絕無忌諱者賈誼治安策云生爲

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今之上書者敢有是乎昌黎送楊少尹序云古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與今之贈言者可出此乎諱之誠是也

明有兩才子楊用修湯若士是也二子之才旣大而人品亦不可及升菴諫南巡議大禮撼承天門大哭拜杖者再直節矯然其謫滇南胡粉傅面雙丫髻插花諸妓擁之游行城市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聊以耗壯心遺餘年耳不然何以免世宗之忌乎張江陵欲以鼎甲畀其子羅海內名士以張之屬意湯沈兩生義仍謝弗往而

君典遂及第及與吳門蒲州二相子同科復招之亦謝
弗往也徵爲吏部上書辭免在南禮曹抗疏論劾政府
以致罷官其出處甚高豈得以四夢掩其生平乎二子
遭遇之窮亦復相類今人稱明才子前有李何後有王
李然二李恃才而傲使氣凌人崆峒之負對山滄溟之
欺茂秦識者薄之大復謂古詩之法亡于謝古文之法
亡于韓其言殆于狂易元美之稱濟南曰漢京兩司馬
吾代一于鱗亦太過矣至四子之詩虞山已極詆之予
不復論

凡人著書立說祇當求慊于己不必迎合于人作者不

能有美而無瑕評者不能有褒而無貶語云人非堯舜
安能每事盡善予亦云人非孔孟安能每言無佳然夫
子吾無間然孟子卽有非孟疑孟者馬班而下互相詆
謫近如弇州四部震川譏爲妄庸巨子臨川復從而標
塗之弇州笑曰後人亦當有標塗湯生者升菴博學而
有正楊之書牧齋大家而有正錢之論吾友鈍翁洵洗
古今自謂毫髮無憾乃汪文摘謬攻者四起文章原非
善物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歸熙甫之文得徐文長而著徐文長之集得袁中郎而
傳是文長之知歸先于張文隱中郎之知徐勝于胡少

保也知已良難可爲流涕

謝安墓碑無字難爲辭也秦檜墓碑無字亦難爲辭也
更有一焉後唐崔協不識文字虛有儀表號沒字碑安
叔千亦然契丹以安沒字呼之嗚呼今日碑版之文滿
道旁矣焉得安沒字一矯其弊乎

太白詩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自白帝
至江陵一千二百里一日而至何其速也乃杜詩亦云
朝辭白帝暮江陵何暗合如是及讀庾子山司馬商碑
文有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則知李杜所詠悉本于此
古人作詩未有無出者子美詩中往往極稱子山有以

也

子山語又本盛弘之荊州記

坐客有註庾子山集者偶舉有喜致醉詩云既喜枚都尉能歡陸大夫史記陸賈出越中裝千金分其子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可謂歡矣獨枚都尉未得其解予曰此子山生子詩也漢書枚乘在梁時取小妻生子皐乘東歸分皐數千錢留與母居武帝求得之名入待詔都尉之喜其在是乎客然之又舉道士步虛詞云漢武多驕慢淮南不小心武帝內傳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此驕傲之徵也亦不解淮南語予曰抱朴子載劉安升仙見上帝誤稱寡人帝罰之使守天廁豈非

不小心乎客皆大笑

註庚者錢塘倪魯玉也

崔顥黃鶴樓詩後人品爲七律第一因太白有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也然此詩佳處只五六一聯猶恨以悠悠歷歷淒淒三疊爲病總非律之正格太白不長于律故其言爾爾若遇子美恐又遭小兒之訶矣○崔顥十五嫁王昌詩雅艷入情而北海訶爲小兒無禮者疑王昌乃當時人故嫌輕薄耳不然冬郎香奩更于何處生活義山亦引用之云王昌且在牆東住未必金堂得免

嫌

詩人嘲諢如銀花合今同丁之類不一白樂天上窮碧

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是目連尋母詩孟東野春
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是盲
子詩李滄溟送楚使詩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敞大
王風或見之曰此賀陳友諒登極詩也一經點破便爲
笑資老杜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洵壯麗
矣然楚藩懸此作榜遂燬于火亦龍蛇燕雀之讖也

李長吉雁門太守行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
開爲韓退之所賞王介甫謂是兒誤矣纔有黑雲安得
向日乎不知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詩經先言之矣今五
六月間有陣頭雨雨止卽出烈日介甫殆未之見也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遠此
雖恒言未爲定論後人遂謂宋人詩不必觀又作詩不
得用唐以後事此甚可笑唐人場屋中詩無一篇佳者
惟湘靈鼓瑟有神助耳其白作詩如貓衝官道過狗觸
店門開水牛浮鼻渡沙鳥點頭行我有心中事不向韋
三說昨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莫將閒話當閒話往往
事從閒話生如此類與張打油胡釘鉸何異宋詩王半
山雨詩云山中十日雨兩晴門始開坐看蒼苔紋欲上
人衣來蘇子由旅行云猿狖號枯木魚龍泣夜潭行人
已天北思婦隔江南張南軒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

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寇平仲南浦云春風
入垂楊烟波漲南浦落日動離魂江花泣微雨又江南
曲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暮
時柔情不斷如春水陳堯佐吳江詩平波渺渺咽蒼蒼
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西風斜日鱸魚香
張文潛蓮花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
宮仙子鬪紅妝輕步凌波踏明鏡劉美中夜度娘歌菱
花炯炯垂鸞結爛學宮妝勻膩雪風吹涼鬢影蕭蕭一
抹疎雲對斜月以此入唐詩不能辨也楊用修嘗書數
首示何仲默曰此何人詩答曰唐詩也楊笑曰此乃吾

子所不觀宋人之詩也何沉吟久之曰細看亦不佳其不服善如此亦可笑矣

陳白沙道學詩人也而其論詩曰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當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豈非詩家三昧乎其詩天真爛熳脫落清灑有舞雩陋巷之風不止追踪擊壤也莊定山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一壺陶靖節兩首邵堯夫爲時人所笑然摘其佳句如荒村細雨聞啼鳥小樹輕風落野花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礙牆狂搔短髮孤鴻外病臥高樓細雨中秋燈小榻留孤艇疎雨寒城打二更等句唐乎宋乎恐詩人閣筆費平章

也

宋太祖微時詠日詩云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趕却殘星趕却月真英雄語有開國氣象後史官潤色之云未離海嶠千山黑纔到中
天萬國明語氣卑弱直文人伎倆耳世傳明太祖微時
詩亦多類此今內府所藏御製文集大都組織工麗似
文人所作宋濂稱太祖聖神天縱形之篇翰不待凝思
而成解縉稱太祖喜爲詩歌睿思英發數千百言一息
無滯臣草書連幅筆不及成點畫上進才點定數韻而
已今觀集中詩字琢句鍊豈頃刻口占急就者甚矣史

臣之誣也惟鍾山雲一首云咸以六朝亨替閱前禎禎
後後嘉禎意既難解語復不經然大有讖兆

竟陵云看詩先看題題佳則詩佳矣此雖僻論要亦有
意詩須有爲而作何得借爲應酬具乎近有一友越數
千里來訪呈其詩稿則一部縉紳便覽也予遂掩卷不
閱今人以詩贄見大人先生乃暮夜之事醜孰甚焉奈
何公然刻此送人乎雖詩如李杜不足觀矣昔有山人
吳擴元旦作懷分宜相公詩一友戲之曰君以新歲第
一日懷朝中第一人卽至臘月三十日懷不到吾輩此
可發一笑也湯若士在舟中止携縉紳一部因作縉紳

賦以縉紳作賦是化俗爲雅以詩奉縉紳是變雅爲俗矣

詩以三字始無二字者然詩經鴛鴦在梁螭螻在東已爲疊韻黃帝彈歌斷竹牀木飛土逐肉亦二言也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韓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是古文亦有之九言律絕少升庵有梅花詩云玄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藥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窓下來歌殘水調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臺錯恨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然句法拖沓誦之不甚上口不可無一不可有

二也○詩無一字句惟梁鴻五噫歌以噫字叶韻故東坡哨徧詞亦以噫字換頭然周晴川十六字令已用眠字冠首矣至北曲之上馬嬌九條龍貨郎兒閱金經山坡羊皆有一字句而南曲之駐雲飛簦字亦有換字叶本韻者若升菴風花雪月詞以一字起七字止後人名爲一七體又一格也

詩有以一字分美惡者如杜甫身輕一鳥過偶脫過字或擬下或擬疾或擬落總不佳孟浩然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偶脫就字或擬醉或擬對或擬問總不佳後得真本方知其妙詩有一字師如詩僧此波涵帝澤皎

然改波爲中齊已昨夜數枝開鄭谷改數爲一張詠獨
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楚才改恨爲幸范
希文先生之德改風亦其類也然亦有改而不佳者如
俗本杜詩白鷗沒浩蕩改沒爲波關山同一點改點爲
照一笑正墜雙飛翼改笑爲箭點金點鐵相去奚啻徑
庭哉

集句詩始于晉傅咸曰聿修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遁思
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覩面目或
謂集句起于王介甫非也嘗記介甫邀東坡遊蔣山坐
次指几上硯云試集句詠之坡公首倡云巧匠琢山骨

昌黎記
石鼎詩

介甫凝思久之不得乃曰天將有雨且遊蔣山
去則介甫集句爲坡公考倒久矣後來作者甚多文信
國集杜至二百首惜未見之王季重律陶亦復可觀同
官周雅楫最工此體嘗集五經語作平瀆頌進呈亦傳
咸集七經意也

謝康樂西堂夢中得池塘生春草自然佳句對以園柳
變鳴禽則拙矣東坡每書陶詩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
新歎爲佳佳予新築揖青亭集此二句配作一聯乞何
省齋前輩書之春秋二景頗爲切合亦喜日與陶謝相
周旋也○昌黎詩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柳州詩海

上羣山似劔鋒秋來處處割愁勝東坡合而用之云繫
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劔鋒山亦是捉韓柳作一對
然不如竟用成句

詩文助語各有方言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只乃衛語
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忌乃鄭語也椒聊且遠條且且
乃晉語也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而乃齊語也
薇亦作止歲亦暮止止乃周語也東方不可以託些西
方不可以止些些乃楚語也惟兮字十五國皆有之後
人一藥用之則雜矣以此推之呪中之有詞曲中之有
囉詞中之有竹枝女兒歌中之有丁冬低都亦可作助

語叶韻耶

李義山錦瑟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也望帝魂歸託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以適怨清和四字盡五十絃之妙東坡笛詞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笛之質也龍鬚半剪鳳膺微漲玉肌勻繞笛之狀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嫋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將軍去後知孤負秋多少笛之事也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笛之人也綺窓學弄涼州初試霓裳未了笛之曲也嚼徵含宮泛商流羽聲雲杪笛之音也爲使君洗盡蠻烟瘴雨作霜天曉

笛之功也此八字諡也五音已用其四留一角字歇後
二子詠物可謂工矣而註脚亦妙

楊夫人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弇州歎爲
絕唱或謂本山谷詩美人美人隔湘水其雨其雨怨朝
陽然曰歸曰歸其雨其雨乃詩經成語美人美人出自
何詩對亦不工夫人殆青出于藍矣或又謂其雨怨朝
陽本阮籍詩曰歸歸未得本陸機詩然二詩只是常語
夫人故以疊句勝耳

林邦翰稱詩之言雨者白樂天梨花一枝春帶雨王子
安珠簾暮捲西山雨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佳矣王

介甫又謂不如院落深沉杏花雨未見其勝于前也予謂詞亦有之賀方回梅子黃時雨一時稱絕人呼爲賀梅子然亦本蘇小小紗窓幾陣黃梅雨但賀語尤簡而妙耳

康熙己未 上遣使往高麗採風轍城孫愷似以太學生往歸而携詩一冊多絕句有可誦者予偶錄之俾傳于後知 本朝文教遠被外國如此姜克誠湖堂早起云江日晚未生蒼茫十里霧但聞柔櫓聲不見舟行處成侃囉噴曲云爲報郎君道今年歸未歸江頭春草綠是妾斷腸時林惺園怨云十五越溪女羞人無語別歸

來掩重門泣向梨花月
俛遜山中雨云一夜山中雨風
吹屋上茅不知溪水長祇覺釣船高
崔瀝雨荷云胡椒
八百斛千古笑其愚如何綠玉斗
竟日量明珠鄭之升
留別云細草閑花水上亭
綠楊如畫掩春城無人爲唱
陽關曲惟有青山送我行
崔淑生贈採芝云只見青山
不見村漁郎無路覓桃源
丁寧爲報東風道莫逐飛花
出洞門姜渾贈妓云雲鬟梳罷倚高樓
鐵笛橫吹玉指柔
萬里關山一輪月數行清淚落伊州
申從濩傷春云
茶甌飲罷睡初輕
隔屋聞吹紫玉笙
燕子不來鶯又去
滿庭紅雨落無聲
鄭知常醉後云
桃花紅雨鳥喃喃繞

屋青山間翠嵐一頂烏紗慵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成
侃漁父云數疊青山數谷烟紅塵不到白鷗邊漁翁不
是無心者管領西江月一船金淨江南云江南殘夢晝
慊慊愁逐年華日日添雙燕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
重簾李仁老杏花鸚鵡圖云欲雨未雨春陰垂杏花一
枝復兩枝問誰領得春消息惟有鸚之與鵲之○同官
毛大可遇高麗使問其國中女子能詩果否答曰豈惟
女子曾見一妓洗妝漱頰脂于水水帶紅色令詠之應
聲曰疎雨秋兼漏日飛回潮晚帶斜陽落豈非佳詩
楊用修填詞絕少近見其廿一史彈詞敘事旣妙首尾

各有一詞錄其最緊切者西江月云颯颯西風渭水蕭
蕭落葉長安英雄回首北邙山虎鬪龍爭過眼開看渭
橋楊柳淒涼露冷風寒斷蟬聲裏倚欄杆不覺斜陽又
晚南鄉子云携酒上孤亭滿目江山列畫屏賺得英雄
頭似雪功名虎嘯龍吟幾戰爭一枕夢魂驚落葉西風
別換聲誰弱誰強都罷手傷情打入漁樵話裏聽了擬
續明代彈詞亦有浪淘沙一闕云世事浪淘沙頃刻天
涯鳥飛兔走兩輪車纔送斜陽歸去也月上梨花漢室
與唐家枉費喧譁三杯酒了一壺茶君看前朝官闕地
鬼火神鴉讀之皆可當黃雞三唱也

花間詞多用雙韻暗接如飛卿酒泉子云楚女不歸樓
枕小河春水月孤明風又起杏花稀玉釵斜簷雲鬟重
裙上縷金雙鳳八行書千里夢雁南飛歸稀飛一韻水
起一韻重鳳夢一韻錯綜巧妙此類甚多至宋人絕響
矣予亦有此調云月白風清今夜誰家住去過長亭接
短渡傍孤城知君馬上聽雞鳴妾也朝朝早起別殘燈
空庭裏拜三星并亭燈亦用韻覺八又明書二字尚未
叶也

花間詞如望江南南歌子南鄉子江城子訴衷情之類
皆止半調後人因而重之蘇小小黃金縷曲亦止五句

秦少章續之遂成蝶戀花王晉卿憶故人本有兩段徽宗以爲未足更令大晟別撰周美成增益前腔而以首句燭影搖紅爲名未免續貂尾添蛇足矣花間詞無過五十字者而南宋詞自百字令以下浸淫未已此亦濫觴之漸

詞名斷宜從舊其更名者乃摘昔人詞中句爲之如東坡念奴嬌赤壁詞首云大江東去末云一杯還酹江月今人遂改念奴嬌爲大江東去又名酹江月又名赤壁詞如此則有一詞卽有一詞別名千百不能了矣後又訛大江東爲大江乘鳥三寫而成焉更可笑也舉一以

例其餘○卽如生查子一調花間集魏承班牛希濟孫
光憲韓偓張泌皆有之今詩餘圖譜忽改爲美少年此
因晏小山詞有金鞍美少年之句然五代時人固不知
也見之豈不喫一驚乎是則魏之晚晴天孫之策花驄
亦可名一詞矣

詞有自度曲如吳夢窓西子妝是也然溯厥由來皆自
一人創造但求分判合拍耳升菴之落燈風款殘紅弁
州之怨朱絃小諾皐未知音節如何若士之添字昭君
怨猶之減字木蘭花耳至于西江月小重山合爲江月
晁重山江城子梅花引合爲江城梅花引前人已有的

而劉改之剪梅花犯者四調豈曲有犯而詞無犯乎但詞名已多不必再爲增竈耳

詞名菩薩蠻最古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其人危髻金冠璵珞被體號菩薩蠻故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宣宗愛唱菩薩蠻是也大中係宣宗年號後人乃以爲太白創體豈不遠乎唐時方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戎服名蘇幕遮亦與相類他如河瀆神爲祀神女冠子爲送宮人人道揚練子爲搗衣曲漁家傲爲漁父詞河滿子爲蓋才人賦師師令爲李師師作皆偶然名之不必一一有謂也而升菴強爲註解以蘭陵王爲破陣之樂尉遲

杯爲敬德飲酒大杯又引詩詞如江淹明珠點絳唇鄭
喞家在鵬鵠天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衛萬只今惟有
西江月之類不亦附會拘泥乎

詞有用謎語者如少游天外一鈎斜月帶三星小樓連
苑橫空是也有用歇後語者如山谷斷送一生惟有破
除萬事無過是也有用書語者如稼軒長沮桀溺耦而
耕丘何爲是栖栖者及燕可伐與曰可是也用詩語尤
多宋宣和中戚里子邢俊臣善作臨江仙詞末句必用
唐律二句爲謔時運花石綱上令詠良嶽云巍峩萬丈
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鷺毛又令詠陳朝檜云遠

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內侍梁師成
善詩上令贈之云欲知辛苦爲新詩吟安一个字撚斷
數莖髭上大笑師成慍甚竟以此謫官也

錢塘陸雲士家有萬年冰一塊長安諸公題詠甚衆予
調菩薩蠻云幾時海上凌波去碧雲宮裏偷冰柱携向
玉臺中光爭琥珀紅長安多熱客把玩清心骨若問是
何名多年一老兵昔劉貢父在署隔舍羣武弁玩一水
晶器不識何名貢父遙語之曰諸公勿訝此多年一老
冰耳時謂善謔王司馬逼桓大將軍飲云失一老兵得
一老兵老兵本此

少時見一枝書善監酒席間作調笑令二首以催乾爲韻云聞道才郎高量休讓酒到莫停杯笑拔金釵敲玉臺催麼催催麼催已是三催將絕該罰不揣作監官要取杯心顛倒看乾麼乾乾麼乾一座笑賞予曰此真調笑令也

元人散曲以馬東籬秋思雙調爲第一其命意之高綴詞之工不待言矣而一套中不重韻無襯字平上去入聲者無一字不合千古絕唱也予最愛之今錄于此

夜行船

百歲光陰如夢蝶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

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

喬木查

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

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慶

和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事與新魏耶

晉耶落梅風天教富莫太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

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

似下坡車曉來清鏡添白雪上牀和鞋履相別莫笑鳩

巢計拙葫蘆提一恁妝呆離亭宴歇蛩吟一覺纔寧貼雞鳴

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

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

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

限杯幾箇登高節嗚付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

東籬醉了也

散曲之可採者如天淨沙云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
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朝天子
云早霞晚霞妝點廬山画仙翁何處鍊丹砂一縷白雲
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歎浮生指落花楚家漢家做了
漁樵話撥不斷云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
青山正補牆頭缺寄生草云糟醃兩個功名字醅滄千
古興亡事麴埋萬丈虹蜺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
音盡說陶潛是俱爲致語楊夫人寄升菴云費長房縮
不盡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語亦奇絕

或謂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此後又何加焉予
笑曰只有明朝爛時文耳

古人出口成韻不獨詩也四聲韻辨自齊周顒成于梁
沈約然武帝尚不解周捨云天子聖哲是也然則齊梁
以前不拘四聲久矣今沈韻已亡俗通用者劉澗平水
韻耳近時好古家多取吳才老韻以其有叶要不過援
據詩騷諸書未爲該備蕭山大可毛氏裒成古今通韻
其討論甚博而辨總其大旨曰三聲曰五部曰兩界而
已三聲者平上去也蓋中原音韻已無入聲矣其所引
詩如零露漙兮平也清揚婉兮上也適我願兮去也受

言藏之平也中心貺之去也一朝饗之上也推至元首
喜哉股肱起哉百工熙哉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
愠兮此類甚多其并合入聲者如先生如達無菑無害
如塗塗附小人與屬是也五部者東冬江陽庚青蒸爲
一部支微齊佳灰魚虞歌麻尤爲一部魚虞歌麻蕭肴
豪尤爲一部真文元寒刪先爲一部侵覃鹽咸爲一部
其一部互通者如江夏黃童天下無雙狗吠深宮中天
下方太平璧玉爲軒堂是也其并通三聲者如無言不
讎無德不報禾黍油油不與我好是也兩界者東冬江
真文元寒刪先陽庚青蒸侵覃鹽咸十七部有入聲支

徵魚虞齊佳灰蕭肴爰歌麻尤十三部無入聲兩界中
分不相通轉是也三聲之說千古不易五部兩界出自
獨見論者各有異同然大可好辯予無以難也因笑曰
語云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詩文工拙不在乎韻
存子之說可矣必欲字而晰之句而合之則何知此事
且食蛤蜊耳

韻之雜者無如四支十三元今中原音韻分支思齊微
爲二韻以元字下韻入寒山以魂痕字下入真文則知
人聲所度無不合拍矣升菴謂榮音與融同淮南子聖
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之知

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越絕書種留封侯
不知今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宜入東冬韻今入庚韻
蓋誤以榮爲縈也予亦疑八庚之兄與瓊十蒸之肱皆
不叶今考中州音韻榮字屬容字切肱字屬公字切瓊
字屬窮字切兄字屬凶字切則知吾輩所見與古人暗
合矣

四聲之東董送屋冬腫宋沃江講絳覺真軫震質文吻
問物元阮願月寒旱翰曷陽養漾藥庚梗敬陌青迥徑
錫蒸拯證職侵寢沁緝覃感勘合鹽琰艷葉咸謙陷洽
餘無入聲夫人而知之今中原音韻以入聲叶平上去

之中而東鐘江陽真文寒山桓歡先天侵尋廉纖皆無入聲豈詩曲之道有不同者耶

六書之體象形諧聲本有意義許慎說文尚已次則賈勳字屬李彤字指陽尼字釋承慶字統之類但安石字說過于穿鑿便資嗚噓劉貢父以小雅爲老鴉觀卦爲老鸛東坡以鳩爲其子七兮連爺搭娘是九個相與戲之而不悟也然其原出于蔡邕黃絹幼婦外孫蓋曰不知絕字糸旁爲刀刀下爲丌非色字也吳人云無口爲天有口爲吳不知吳從吳隋文帝惡隨字爲走去之不知隨從辵安步也隋訓裂肉不祥甚矣漢儒林立而子

雲以識字稱昌黎言語妙天下猶謂宜略識字識字豈
易言哉

古人書法不一要視其人何如柳公權所云心正則筆
正也程子亦云非要字好只此是學朱文公書人皆謂
出于曹操今所傳賀捷表是也劉恭父學顏魯公鹿脯
帖文公以時代久近誚之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
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文公默然然則顏筋柳骨勝于鍾
王矣王介甫本不解書而山谷亟稱之直是怕他人言
荆公作字只是忙切中其病嘗作花押性急將石字一
勾竟成反字可見心不在焉也

女子能書前有衛夫人後有管夫人元仁宗嘗命管夫
人書千字文勅玉工磨玉軸送秘書監裝池收藏曰令
後世知我朝有善書婦人闈房筆墨傾動萬乘可謂榮
矣然趙承旨手蹟幾徧天下而夫人止傳其書每不以
字名豈爲松雪掩耶仁宗又命子昂書六體十字文今
亦不見惟文待詔四體尚有存者○宋南陽郡王惟吉
有真草千字文孫景璠篆千字文爲五十餘體奇矣近
人有爲百體千字文者如龍書龜書鸞鳳書之類疑其
僞造不足取也隋潘徽爲萬字文又將倣何體耶

李北海書法絕妙而莫奇于追魂碑方士葉法善求邕

爲先人作碑文不許乃設壇作法追魂書之豈固正人而爲幻術所迷亦可怪矣蔣虎臣太史贈予一本鈎畫莊嚴而波瀾動蕩若有神助其末連點數點因雞鳴魂去不及竟書也予甚寶之○歐陽叔弼謂坡公書似李北海坡亦自覺其如此不知似在何處豈江瑤柱似荔枝之說乎

邢太僕書名重一時王吏部洽刻其來禽館帖董宗伯爲跋雅推服之今時尚董書故邢帖不甚傳于世予座主張中柱相國家有此帖貽予一帙蓋以名同相如故爾示勉居嘗把玩風致奕奕殆與文敏伯仲而惜乎予

之不能學也○太僕掌記徐生集其行狎成千字文一
本文敏與眉公極稱之亦蔡君謨之百衲碑也

近日書家當推金沙蔣虎臣雲間沈繹堂兩太史沈書
盛行于時而蔣惜墨如金流傳絕少予與兩公交好故
並存一二今爲古人不可復得矣或問何以評之予舉

敬陶孫語云蔣書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沈書如三河

少年風流自賞

兩公皆甲子生
第三人及第

石林燕語云太宗淳化閣帖刻石在禁中被火焚絳人
潘師旦取閣本再摹爲絳本慶曆間劉相深知潭州令
僧希白摹刻于解爲潭本元祐間又取閣本刻于木板

建中靖國初曾布當國命劉燾取淳化所遺與近出世者別爲續法帖十卷又爲下矣是則淳化閣帖在宋時已無真者而今人認爲初搨不知絳本乎潭本乎抑木板續刻乎此可爲耳食者一笑也

王叔明知泰安州廳事後有樓面泰山叔明張絹素于壁興至捉筆三年而圖成陳汝言自濟南往訪方看畫雪大作欲改爲雪景而難于設色汝言沉思良久曰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儼如飛舞叔明叫絕以爲神奇題曰岱宗密雪圖此段奇想畫家得未曾有汝言官濟南經歷坐法死臨難之日從容染翰畫畢就刑

比于嵇生琴夏履色以兵解之法推之謂之善解可也
宣和畫譜二十卷共二百三十一人六千三百九十六
軸宣和書譜二十卷共一百七十七人一千二百五十
本當時購求之費奚啻百萬比于花石綱矣至金兵入
汴索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括借都城十不及一
何不以此物與之但恐幹離不粘沒喝非賞鑒家耳然
高宗南渡後有思陵書畫記其富相等趙家父子僻好
如此豈不作骨董天子乎○徽宗云朕萬幾餘暇別無
他好惟好畫耳故宣和睿覽集收藏充牣而自運亦入
神品靖康散失惟存一扇爲高宗所寶玩一中人偶携

至家康伯可醉後竊題一詩中人大驚首罪上前高宗大怒既而讀之一慟而已詩云玉輦宸遊事已空秭餘藻繪對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長在蒼梧夕照中亦可悲矣想在五國城時定有一幅燕山風雪圖惜雁飛不到耳

宋時考畫工以萬綠叢中一點紅爲題諸工摹景殆徧一人獨寫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遂取狀元詩中畫畫中詩須得此意

王摩詰畫不問四時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如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後人無敢學者頃見王

阮亭南海集丁雁水甃園木樨玉蘭紅白梅一時皆花
安知畫之不爲真乎夏蟲不可語冰固難與俗人道也
昔人畫十八學士圖缺其一人識者曰必許敬宗也劉
伴阮畫凌烟功臣圖予亦欲去徐世勣侯君集二人丹
青之筆豈無春秋乎予嘗欲畫屈原莊周司馬長卿曹
子建李太白蘇子瞻楊升菴合爲七才子圖七子者生
不同時易地皆然使之聚首一堂必有相視而笑者亦
猶摩詰畫桃杏芙蓉意也

顧虎頭善畫人以爲癡張長史工書人以爲顛米元章
亦號米顛黃子久自名大癡然則書畫必讓癡顛乎不

癡不顛書畫不傳

長洲尤侗纂

五湖之說不一周禮職方氏揚州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爾雅吳越之間具區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具區震澤皆太湖也太湖乃五湖之一耳史記河渠書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韋昭註五湖湖名耳寔一湖今太湖是也夫以五湖爲一湖將以三江爲一江可乎卽王勃襟三江而帶五湖若太湖介三州之間不應直至豫章也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故名此尤可笑今名五湖不幾成五里乎虞翻太

湖東通松江南通霅溪西通荆溪北通滬湖東連韭溪
凡五道謂之五湖馮衍傳又引虞說滬湖洮湖射湖貢
湖與太湖爲五水經謂長蕩湖太湖射貴湖上湖滬湖
寰宇記引韋昭三吳郡國志謂游湖莫湖胥湖貢湖與
太湖爲五常州志又引昭說胥湖蠡湖洮湖陽湖與太
湖若是則與昭一湖之說不自相矛盾耶他如經史機
要之太湖胥湖蠡湖洮湖滬湖義興記之射湖貴湖陽
湖洮湖太湖吳越春秋之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
湖皆合太湖之小支連類言之王鑿所云今湖中亦自
有五湖也惟五宗世家解五湖謂具區洮滬彭蠡青草

差爲近之又有謂洞庭震澤青草雲夢巴丘者雲夢澤也非湖又爲荊州之藪五湖無定名亦猶三江韋昭以爲吳淞錢塘浦陽吳地志以爲婁江東江松江也而吾總以周禮爲斷旣云藪澤曰具區而又云其浸五湖則五湖非具區明矣豈有一水二名且兩用者乎尚書正義云揚州藪浸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然考之他州未有此例亦支離之說也

古今稱呼有不同者尚書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離騷朕皇考曰伯庸莊子雲將曰天降朕以德是凡人得稱朕也齊太子對醫者文摯云臣以死爭之虢君見扁鵲

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沛公曰臣少好相人沛公謝項王曰臣戰河北是臣非必人臣之稱君臣二字出于六經然今人作文尚稱人爲君何也萬歲亦祝賀之通稱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皆稱萬歲然猶君也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馮異傳趙臣將兵助異并遺縑殺軍士皆稱萬歲此豈人臣所宜乎然郭令公與回紇誓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則萬歲固通稱也唐制職官四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內命婦才人以上外命婦四品以上皆給鹵簿顏延之常乘羸車逢

其子竣鹵簿卽屏道側王僧孺幼貧母携之至市遇御
史中丞鹵簿驅逐墮溝中其類不一然施之今日則不
可訓矣

古人生則稱名死則諱之故曰諱今人書簡稱某人諱
某大不祥也古人之諱有極可笑者二名不偏諱而唐
人諱世爲代諱民爲人改王世充爲王充李世勣爲李
勣高祖名淵改淵明爲泉明褚淵劉淵皆以字行此猶
可也漢明帝名莊遂改莊助爲嚴助莊光爲嚴光宋欽
宗名桓遂改齊桓公爲威公文彥博本敬暉後以翼祖
諱而改高宗名構凡嫌名者改爲勾氏句氏苟氏可笑

甚矣胡瑗講筵讀乾元亨利貞貞御名也左右變色瑗曰臨文不諱後講孟子民無恒產讀爲常上微笑曰却又避此一字然自唐穆宗已改常字故恒山爲常山也上嘗詔瑗修國史瑗避其祖諱不拜諱于下而不諱于上有是禮乎○吳王畏翟虔之逼諱其父名呼兩爲水此激也薛肇明事蔡京甚謹容有誤犯太師名者令婢罰酒此諂也若人諱馮道名讀道德經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又何異耶耶乎文哉

諱有無心觸犯者自不必校元絳知杭州有吏白事云合依原降指揮元遽云元絳未嘗指揮楊萬里爲監司

一郡守宴之官妓唱萬里雲帆何日到楊遮云萬里今日到也一官名如周爲如州守人以如州呼之官大怒其人云但知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若解如州官名如周不喚如周官作如州矣官大笑置之近常州武進縣令名武俊吾不知人稱之何如也

凡人命名宜擇其易諱者韓公父名益歐公父名觀故集中無此二字是廢易二卦也不猶之獻武具敖乎坡公祖名序故爲人作序改爲敘又改爲引王介甫父名蓋故字說無蓋字張芸叟父亦名蓋表文改云茲乃伏遇皇帝陛下然使今人爲之不早貼出乎

北史云庾信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古制以圍三徑一
圍者三尺也豈長八尺之人而繫三十尺之腰帶乎此
圍蓋取兩手大指頭指相合爲一圍今所謂一搦也大
凡中形之人腰不過六尺七尺今一小圍是一尺則身
八尺腰帶一丈得其宜矣然晉書載劉曜鬚長五尺若
以八尺之身配五尺之鬚首足之外止餘尺許豈成模
樣乎沈存中云杜甫武侯廟柏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
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何
光遠駁之云四十圍依古制當有百二十尺徑四十尺
若以人手指相合則一圍是一小尺卽徑一丈三尺三

寸不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柏當從古制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又宜矣此言雖辨可發一粲天下安有徑四十尺長二千尺之樹乎卽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亦無之也東坡題文與可畫竹云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若較量于四十圍二千尺之間固哉高叟之爲詩矣○太白詩白髮三千丈髮至委地足矣何至三千丈蓋謂緣愁許爾長也詩又云萬斛愁康樂謂天下才共一石才與愁亦可量乎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二寸紐連環四上有大環總之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人謂關羽嘗封漢壽亭

侯必關物也遂留長沙官庫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燄白
于官遣送荆門關祠中光怪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
將獻之東宮印已函未發光燄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
獻近日宋牧仲筆記云大內有此印文康公嘗印一紙
疑卽是物也但漢壽亭三字本連昔人已辨之不知真
假何似予遊西湖至照膽臺亦藏一印一面刻漢壽亭
侯之印一面刻關羽之印古印文無兩面者亦疑其僞
然嘗爲盜所竊有神追送入官今僧印賣以治瘡輒愈
屢著神異殊不可解○升菴載關羽上玉璽箋云璽潛
漢水伏于酒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璽者楚璞秦刻耳

何光怪若是然則關印發燄不亦宜乎

古詩軍中有女子兵氣恐不揚其說非也楊氏引商子
兵守篇壯女爲一軍舊唐書藩鎮用兵日久女子皆可
爲孫吳子按北魏太武令古弼征馮弘婦人被甲居中
隋韋孝寬擊尉遲迥每臥帳中遣婦人傳教命梁湘東
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
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參軍徐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
尚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女子爲將者
朱序母號夫人城柴紹妻號娘子軍此一對也馮寶妻
沈氏號錦繖夫人金史有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亦一

對也崔寧妾任氏募兵擊楊子琳稱浣花夫人蜀人至
今祀之明崇禎時有石蛙女將秦良玉帥師勤王御製
詩旌之曰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多
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其英風可想也又有女子
爲賊者東漢之徵側徵貳新莽之瑯琊呂母遲昭平武
周之陳碩真文佳皇帝是也楊姑姑二十年梨花鎗又
其下矣○李賀呂將軍歌紅粉美人火旗下謂呂布貌
似婦人耳升菴證爲貂蟬豈呂布貂蟬同出馬乎可發
一笑

宋太祖徵時被酒入高辛廟案有竹筴俗以一俯一仰

聖筭爲吉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
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筭明太祖在皇覺寺
兵亂衆散于伽藍前擲筭祝避難守舊皆不從旣卜倡
義筭卓然立計遂決二主雖天命何合符若此簡亦史
臣夸飾如狄青兩字錢之類耶

昔人有小戊子雌甲辰之說此但年庚相同耳蔡條叢
談載蔡京八字丁亥壬寅壬辰辛亥京生慶曆中至大
觀改元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粉于市偶
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八字與京合其家大喜人亦
賀之及長恣其所欲鬪雞走馬一切不禁也年十八春

末携妓游金明池大醉馬駭入波水中溺死五行之不足信如此然如蔡京之窮凶極惡遺臭萬年雖百歲猶天也何如此子早死之爲愈乎○孟珙開闢荆襄嘗出巡見漢江一漁者狀貌奇偉提巨魚避道左問其姓名與年庚則年月日時皆與己同異之邀與俱歸欲命以官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與公相年庚同然公相生于陸故貴某生于舟水上輕浮故賤某以漁爲活自足若一日富貴實不能勝必致暴亡再三強之不可而去孟悵然久之曰吾不如也嗟乎漁者之言可謂達矣而世之談命者亦可廢然而返○明嘉靖中

府符高叔嗣生與僞漢陳友諒同干支年三十七而卒亦友諒禁江之年也然友諒大盜草竊身死譽粵爲天下笑叔嗣以名進士歷官臬司政績甚著以能詩稱又豈可同年而語同日而論哉

却掃編記僧化成以命術聞于京師蔡京蔡卞往問之倉卒間僧語京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也語卞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可爲侍從又十年爲執政然不爲真相晚年以使相終旣退京大病其言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識再以前月語之率爾而對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

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于京則大謬于下則終身無一語之差豈命果不足信耶京之命不但與鄭氏子相反卽自己不合如此或者八字有誤未可知也

古稱伏羲牛首女媧蛇軀臯陶鳥喙孔子牛唇故今之相者以人形似禽獸爲大貴有鶴形龜形蛇形猴形之類嗚呼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矣而必欲其形似禽獸然則今之相者但讀相牛經相馬經可矣荀子非相篇云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斯

言當矣

人子葬親以入土爲安後世惑于風水之說有數十年
不葬其親者夫暴祖父之骨以徵子孫之福祿斯其心
已悖矣况風水未必有準而庸師誤人更甚所謂山川
而能語葬師無處所也青烏家言始于郭璞已懼殺身
之禍其後如楊曾廖賴之流亦未聞有子孫昌大者予
見近日堪輿家多貧賤或無子卽觀其住宅門向皆與
五行不合俗語云何不將來葬乃翁信矣然則地理可
廢乎非也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家禮擇地之可葬
者曰卜曰擇何嘗不慎但不可過爲拘泥耳昔朱晦菴
深信地理誤斷一獄旣而悔之因題其表云此地不發

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蓋天理在則地理從之
矣

火葬之俗斷宜禁止凡人親柩在家忽遭火起必痛哭
呼號竭力扶出之不幸被焚則羣罪爲不孝况舉父母
之尸自焚之乎案律子孫于祖父母父母墳墓熏狐狸
燒屍者絞從尊長遺命將屍燒化者杖一百若亡歿遠
方子孫不能歸葬而燒化者聽從其便此法之至情之
盡也惟浮屠氏以茶毗爲常惡有禮義之人而比丘其
親者乎若瓜哇之水葬犬葬暹羅之鳥葬此化外也又

當別論

歸太僕有言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
嫁者非禮也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
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
義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
傷天地之和也錢塘毛子復申之曰古禮三月而廟見
稱來婦也女未廟見而死則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
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已婚
三月猶不成婦况未入其門者哉且女必出嫁而後降
父母之服女在室卽許嫁父母沒斬衰三年則父母重
矣此身猶爲父母之身矣以父母之身聽父母之命夫

豈曰非禮女本未適人而父母令之嫁亦不可謂非禮也傳曰未嫁從父女已嫁夫夫死而父母欲強奪其志又如已受聘未嫁夫原不死而父母或嫌貧貪貴欲改圖令別適則女當從道不從邪若女未嫁夫夫死父母欲更爲之擇壻者女當順命亦卽順禮宋共姬之諄諄不出論者謂其女而不婦若室女而必欲自居于未亡人則婦而不女矣是論也出衆必譁然非之而吾獨以爲是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皆未免于過也按律夫亡妻守夫服闋而嫁無罪孟子曰老而無夫曰寡則少而無夫者固

不禁其再嫁也况女之未嫁者哉夫以閨中之女不嫁而入他人之門是舍親就疎違父母之命非孝也設激而至于自殺則傷父母之心特甚或父母無子是絕其終身之養不孝愈大矣然此出于烈女至性猶可今世族之家好矜名節一聞夫家之訃卽被女以衰麻哭而送之拜于靈前其舅姑亦哭而迎之歸于其室傳之里巷翕然稱之其士大夫多爲詩文歌誦以俟他日之旌表也然其後也女年少殊色旣不能守又不可嫁則轉而爲尼借出家之名求野合焉吾目中所見蓋有之矣是守節適以喪節也故二子之言未可盡非也夫忠孝

節義名非不美合于中而已納肝之忠忠而愚者也割股之孝孝而愚者也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謂之愚節可也

今日僧尼幾半天下然度其初心願不及此其高者惑于福慧之說下者爲飢寒所驅迫不得已而出此或幼小無知父母強而使之及其中道而悔無可如何者多矣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今使舍酒肉之甘而就蔬水之苦棄室家之好而同鰥寡之哀此事之不近人情者至于怨曠無聊竊行非法轉陷溺于淫殺盜之中不已晚乎天下之生久矣今使生男爲僧生女爲尼則

上斬祖宗之祀下絕子孫之傳既傷天地生物之仁亦非國家養人之道也且以不耕不織之人聚族而處羣仰食于士農工賈之家卽令自生自滅天下亦何用此千百萬之罷民哉愚謂舊制僧尼出家必從禮部給度牒今誠令禮部立限歲給度牒若干人其無度牒者勒令還俗弗禁亦不許私造菴觀寺院如是則人之出家者日少率天下而爲四民自食其力則旣庶且富不待教而歸于正道并闢佛之論可不作矣

溫公曰世俗信浮屠以初死七日至七七日百日小祥大祥必作道場功德則滅罪生天否則入地獄受剉燒

春磨之苦夫死則形朽腐而神飄散雖剉燒春磨又安所施唐李肇曰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今以父母死而禱佛是以前親爲小人爲罪人也伊川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蓋鳴鑼鉞胡人樂也天竺人見僧必飯之因作此樂今用之喪家可乎二公之見卓矣俞文豹謂佛入中國以來世俗相承修設道場今吾欲矯俗行志施之妻子可也施之父母人謂我以禮送終而謂我薄于其親也溫公至不信佛而有十月齋僧誦經追薦祖考之訓江西尚理學黃少卿率其子婿欲不用僧道親族內外羣起排之遂從半

今半古之說陳白沙江門儒者母信浮屠及病命以佛
事禱從之孝子之心爲親屈也明達之人惟于臨終遺
誡子孫庶不爲流俗所惑必不得已寧用禪和子焚香
諷唄稍致懺悔之意如世俗衍瑜珈法鼓鈸喧闐號爲
佛戲且有名亡靈開地獄渡滄河橋諸事有識之士斷
不爲也

喪禮或弔生或弔死非親則友未有施之路人者今吳
俗有喪發帖徧請多不識一面者不弔則已慢弔之則
已濫然與其濫也寧慢吾惡夫拜之無名也蜀中一前
輩見之詫曰爾蘇人叵耐拏人來磕頭聞者無以答至

喪家請客光陪白衣冠滿座遂成嘯歔之場更覺可笑
惟京師治喪猶爲近古

凡人生日乃母難日也爲人子者必有悽愴怵惕之心
若父母旣亡倍宜哀感同于忌日不樂今人生日賀客
滿堂開筵歌舞于汝安乎雖萬歲千秋節自古有之然
在朝廷則可且賀者親友之事而不受賀者人子之心
也莊子曰下壽六十今人未五十而稱壽非古也禮云
恒言不稱老今人無長幼尊卑類稱某翁亦非古也至
于錦屏畫帳頌聲盈耳在官長已成套數于士庶更覺
厚顏况稱功誦德加于非親非故之人辟如傳神之家

未曾謀面遽令面其小像鬚眉笑貌豈能逼肖乎予每見人徵詩引輒攢眉竟日不得已而應之比之諛墓有餘愧矣

昌黎諛墓劉义譏之况下此者乎南唐嚴續以金玉錦繡并飾美妹求韓熙載誌其父墓韓許之文成但敘家世封爵生卒年月而已續意怏怏重緘祈爲潤色韓卽削稿却將原物送回韓雖浪子官人此事賢于昌黎遠矣蔡中郎爲郭有道碑以爲無愧然吾尚嫌其費辭必如夫子于季札然後可今江陰有十字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吳俗拜年無論識與不識望門投帖賓主不相見登簿而已答拜者亦如之一月中奔走如織是何禮也甚或有帖到而身不到者宋時已然癸辛雜識載沈子公遣僕送刺至吳四文家取視之類皆親故因醉僕以酒陰以已帖易之其僕不知也至各家徧投之而主人之帖竟不達可一笑也蘇城之路六門迢遞今日往東明日往西而東路之帖又至矣記一前輩答拜回見門上帖又滿案怒而擲之曰聽他適名告我可也聞者絕倒吳俗健訟日甚一日忽憶海剛峰一事其巡撫應天時意主搏擊豪強因而刁風四起有投匿名狀者曰告狀

人柳跖告爲勢吞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
父孤竹君歷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塚被惡來告發惡又
賄求嬖臣魯仲連得免今某月日挽出惡兄柳下惠捉
身籬禁孤竹水牢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薇田
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證竊思武王至尊尚被
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螻蟻激切上告海公見狀頗悔前
事訟黨少解以今視昔將無同與偶與客談及啞然一
笑倘有告密者可奉爲狀式也

唐莊宗開國英雄死于郭門高之手讀伶官傳論可爲
殷鑒陳俊儲德源官以刺史至元成宗竟以沙的等爲

平章名器埽地矣正德時臧賢怙寵弄權幾與江彬錢寧埒亦可怪也吾吳中優人多至百班其有名者常入京師以聲勢驕人中之家不易招致甚或用肩輿往來酒食稍不如意輒棄擲于地至有引之上座與同杯槃者其蹇傲之態亦士大夫釀成之也予幼時所見王紫稼妖艷絕世舉國趨之若狂年已三十游于長安諸貴人猶惑之吳梅村作王郎曲云寧失尚書期恐見王郎遲寧犯金吾夜難得王郎暇而龔芝麓復題贈云薊苑霜高舞柘枝當年楊柳尚如絲酒闌却唱梅村曲腸斷王郎十五時其傾靡可知矣後李琳枝御史按吳錄

其罪立枷死識者快之然當時尚有惜其殺風景者
天下之惡莫過于賭予嘗作戒賭文痛切言之矣陶公
云此牧豬奴戲耳乃今士大夫亦復爲之每見大家宴
會主人預設賭局于密室紅毯牙籌華燈四照客至一
揖就坐未及三爵卽趨而從事焉他客滿堂弗顧也主
人乃列酒肉于四隅興至大嚼甚有食不下咽者鼓鳴
而起鐘鳴而罷明日鼾睡過午而催博進者至矣其勝
者旣與長贏而負者又圖反敗于是再戰三覆窮日靡
夜而不知止無論書卷束之高閣賓客麾之大門卽朝
政家事姑置之以爲事莫急于此也父兄如此何以訓

其子弟主人如此何以戒其僮僕官長如此何以率其百姓至于市井無籍之徒大開賭場招誘輕薄少年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雖一介小人家無呼雞之食典衣質袴猶樂爲之及其輸也計無所之則去爲盜賊或有當場爭鬪毆劫殺者此風俗人心之大變國家世道之慮憂爲民上者未可忽而不治也愚意特立嚴刑賭者坐以光棍之律開賭者比以窩盜之例庶愚人知儆而智者亦翻然弗爲矣前湯潛菴撫吳禁賭有犯者拔其指甲賭風稍止亦中流一壺也○擣蒲之戲古亦有之劉毅一擲百萬終于作賊袁彥道脫白帽爲恒溫

決賭此人梟也近則葉子盛行有打馬者有關虎者文人至爲葉公傳以美之問葉子中人乃水滸大盜耳人卽不能羹牆堯舜夢寐周孔何至從綠林者遊此風起于明末其名曰馬曰槩曰打曰鬪皆刀兵之象而有捉有放有比有滅不祥莫甚焉張賊之名獻也李賊之名鬪也僞號之名大順也脾中皆有之至于馬弔興而百老阮小五之名獨著則爲南渡馬阮之讖而國亡矣今太平之世安得復有此亂民乎

鍾輅前定錄載凡人食料冥中皆有簿籍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旬支六品至九品季支其不食祿者歲支

然使支而不用亦復何害李衛公稱萬羊宰相假使少食百羊可免崖州之行矣高陽王一餐數萬錢李令公一食十八種謂二非也等一飽耳近時富貴之家食前方丈其爲郇公廚肉臺盤者何限更有甚者謂之打食品如段文昌鍊珍堂行珍館虞悰扁米糲醒酒鯖之類王武子人乳飲狔李平泉珠玉煎汁驕奢淫佚何所不至無論暴殄天物而宰殺生命造孽多矣予每欲規切而人皆笑之以爲窮措大何足語此坡公所云大意欲慳耳而文其名曰儉也

富鄭公晚居西都嘗會客食羊肉顧語邵康節云煮羊

惟堂中爲勝堯夫所未知也邵云野人豈識堂食之味
但林下蔬筍則常喫耳鄭公赧然曰弼失言予笑謂堯
夫非不食羊肉但恐踏破菜園耳然今日貴人以鼎烹
驕寒士者固恬不知愧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可
見安貧之難孔門弟子僅子路一人然子路又云願車
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若子路果如所願必
先自具車馬輕裘而後可若以此願望之朋友則車馬
輕裘子路若固有之矣然則緼袍之人豈忘情于車馬
輕裘者哉此可發一笑也予在京師入朝時見同官皆

羊裘耳今聞班行中無不衣狐鉛天馬舍利孫者風俗日侈又可一歎

賈生云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蓋西漢風俗已然此可爲長太息也往聞先輩吳因之太僕不許家僮服寸綢尺絹古道不可復矣吾目中所見富貴之家監奴百輩無不戴貂冠被狐裘裘鬻帶著麂靴甚至有輿馬出入者豈止白穀之表薄純之裏乎夫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此僭越之大不惟奢靡足戒而已有心世道者盍救其弊可乎○或

云今日豪奴倚主人之勢橫行鄉里不可勝誅何有于服飾區區者予曰不然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孔子惜繁纓之賜謂不如多與之地今使蒼頭廬兒與縉紳同服尚有上下之辨乎語云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服制可借則無所不爲矣况 功令具在可不遵乎石季倫從奴五十皆衣火浣布宜其及也若狄梁公褫張昌宗集翠裘以衣其奴此固自快

漢光武時語云宮中好大袖四方皆疋帛豈所謂長袖善舞者耶然古來宮妝皆尚窄曹不與畫美人衣僅束身衣雖窄而帶甚長故云曹衣出水吳帶當風舞袖取

其長非大也李賀詩禿衫小袖調鸚鵡韓偓詩長長漢
殿眉窄窄楚宮衣此其徵也予生明末見男子婦人袖
皆長三尺許幾至垂地非但不便拜揖且大費裂帛矣
本朝之制可謂復古○明末婦人無論大家小戶衣尚
繩黑秀才所帶囂囂巾者前後二片長大皆尺許每風
動如飛時有謠云男子頭上蝴蝶飛女人身上和尚衣
亦服妖也

近閱東坡語深得讀書之法意欲少年爲學者每讀書
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俱有之人之精力不
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

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語也昔張方平問老泉令郎近日讀何書答云方看漢書第二徧方平曰讀書亦須第二徧乎老泉退而笑曰此老不知今人讀書尚有七八徧者予謂子瞻讀漢書第二徧非是質鈍正每次作一意之法也不得此法雖七八徧何益

山陰徐伯調作讀書說算定十三經若干葉廿一史若干葉謂日讀經幾葉看史幾十葉十年之中經史俱熟

矣毛稚黃駁之人卽無他應酬疾病等事莊坐一室自
元旦用功到除夕然故書不理久則忘之更十年豈有
一字在胸中者仍然空腹耳此論甚是有理漢儒學問
豈不遠勝今人然白首止治一經疏易者不兼詩書注
左者不通公穀劉殷一門七業亦此志也胸中有生書
十本不如有熟書一本故夫子以知新必先溫故也博
而不精雖萬卷何益乎此又可爲讀書之法

物莫不聚于所好好貨好色好樂好勇一有所好物得
移之矣人之好書者絕少書本無可好而古人有名書
癖者有名書淫者夫癖與淫則好之甚其去貨與色幾

何吳人每呼人爲書奴子蓋讀書未有不奴者或問子之讀書奚若予笑曰吾學陶淵明不求甚解曉大意而已

物之聚者未有不散不獨財色然也書亦有之自秦火作備其後劉歆七略一萬三千餘卷新莽燒之湘東蓄書十四萬卷江陵破悉自焚之王世充得隋書八萬餘卷沒于砥柱開元四部太和十二庫宣和太清龍圖所儲皆遭兵燹無孑遺者何況士庶之家乎先祖文簡公造萬卷樓一夕而燬于火近則錢氏之絳雲樓其續也予修明史纂藝文志經史子無論卽集部至三千餘種

然僅存姓氏題目而書之有無大半不可問矣文章劫運彈指滄桑而一二儒生尋章摘句沾沾自喜詫爲必傳亦可歎也

今人藏書多以善價購求宋板子謂以此裝潢藏弄傳爲子孫寶玩可耳若真讀書人朝翻暮卷濃圈淡抹只取坊本殊足快意若謂今本多差字昔人謂讀書遇差字思之正自一樂若珍惜古本手不忍觸奚取縹囊緗帙束之高閣乎况手評之書可爲吾家故物若名家秘笈必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聞王弇州舊藏宋板漢書得之吳中陸太宰家紙爲羅紋箋字類歐陽率更是超文

敏故物卷首有文敏自作小像弁州亦畫像于後錢蒙
叟以千金得之轉鬻于謝象三順治間復歸新鄉某公
近已携往塞外矣世間好物不堅牢如此而後人戀戀
不舍不亦癡乎李濟翁云借書一癡惜書二癡索書三
癡還書四癡予續之曰藏書五癡

好宋板書與好古器書畫相似設文王之鼎不可以焚
香挂漢高之劍不可以割肉名雖美而不適于用也唐
太宗使蕭翼賺蘭亭至以殉葬米元章弄石滿袖李公
擇懸墨滿堂其癖一也和嶠錢癖李橙地癖王濟馬癖
杜預左傳癖何以異乎嘗記邢居實拊掌錄近日印書

盛行有一士人括家貨約百餘千買書入京途遇一士人閱其書目愛之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貨之鬻鬻書者雅有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無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于是盡以擔中書換數十銅器而回其妻訝其歸速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塊鏗然有聲問得其寔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個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愕然換得我那個也幾時近得飯喫妙哉此語真堪作癡漢捧喝也

古人僻好有極可笑者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東坡

亦云吾有佳墨七十九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近時周櫟園藏墨千鈺作祭墨詩不知身後竟歸誰何子不磨墨墨當磨子此阮孚有一生幾兩屐之嘆也

王衍口不言錢和嶠有錢癖雅俗迥別以吾觀之嶠真而衍詐其意不忘錢一也阮孚持阜囊遊會稽人問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錢看囊庶免羞澀爾故杜甫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明末吾吳有姦相顧秉謙者魏黨也家富而吝嘗送客至門次見一錢在地急以足踏之拱手曰恕不送了遂拾而回後坐法民焚其居同一錢也阮看之則雅顧拾之則俗錢何負于人哉

凡人富貴貧賤皆當素位而行夫子謂富貴不處貧賤
不去乃不以其道得之耳若得以其道則欲富貴而惡
貧賤君子豈異于人哉但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耳若貧
賤之人而慕富貴則出見紛華靡麗而悅此蘇秦之錦
繡主父偃之鼎食也其失也驕若富貴之人而飾貧賤
則事必不近人情此晏子之濯冠公孫弘之布被也其
失也吝驕與吝皆非君子之道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
終身衿衣鼓琴若固有之當其有鰥在下豈知爲天子
之樂哉顧涇陽嘗訪李三才初見設麥飯菜羹明日食
前方丈顧訝之李曰昨日偶無今日偶有耳顧深然之

在李固爲英雄欺人而其言未嘗不是裴晉公云魚肉
葱菜逢著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卽此意也語云貧
不學儉富不學奢然富而學儉不過以老慳啞之貧而
學奢不流爲敗子不止往在長安見總憲蔚州魏公宴
客止五簋且豚肩不掩幾無下箸處當時輦上貴人非
無日食萬錢者魏公弗顧也而人轉以此賢魏公吾鄉
葉文敏居家寒素有措大風味其歿也布帷板牀幾無
以殮人或疑其矯然矯而廉不愈于真而貪乎昔人云
敲得菜根萬事可做吾輩不可不具此氣骨

有士人貧甚每夜焚香祈天忽空中神語曰帝憫汝誠

問汝何欲士曰某所欲甚微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水以終其身足矣神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從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嗟乎人亦孰不欲富貴然堆金積玉而孳孳于雞鳴狗吠之中紆紫拖青而僕僕于車塵馬足之下如此富貴亦復何樂况放利多怨位高必危乎馬文淵在浪泊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回念少游乘下澤車御款段馬何可得也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此語喚醒癡愚多少凡人一日三餐冬一裘夏一葛足矣乃跛跛挈挈若有終身之憂憂之不已且爲後世子孫憂不知兒女墮地時温飽

飢寒自有定分而吾預爲踏蹶山谷所謂百草憂春雨耳詩曰誕寘諸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諸寒水鳥覆翼之鬪伯比子棄澤中有虎乳之若必待爺娘衣食則后稷子文凍餒而死久矣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然莫非命也看來佛氏虛無莊生遊戲尚是跳過一層不如聖人說個命字攔撲不破四子書中言命甚多不是委之無可奈何直要勘破關頭方能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富貴可以不處貧賤可以不去真覺疏水曲肱簞瓢陋巷無入而不自得怨天尤人固屬無益行險徼倖更復有害二者皆不知命之

人也昔人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此尚是文人語進之學道便可朝聞夕死此段功夫始雖矯強久之漸近自然少年氣盛聞之以爲迂濶垂老回頭自恨知非之晚大約得意之人不可與言失意之人可以此爲救病良藥耳

今人動言酒色財氣然楊秉三不惑但言酒色財而不及氣何也蓋酒色財者順境之事氣者逆境之事順境易防逆境難制若以氣行于酒色財之中則無所不至矣○客氣不可有正氣不可無孟子浩然之氣正氣也正氣勝則客氣自消矣

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其恕乎然恕于人不可恕于己
恕于己則爲善不力改過不勇矣所以先儒言無忠做
恕不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此
忠恕之合也○昔人有對云忍百字能回九世恕一言
可行終身

膽欲大所以任事心欲小所以循理智欲圓所以治人
行欲方所以守己

先輩格言甚多予取其最妙者爲座右銘一曰吾本薄
德人宜行惜福事吾本薄福人宜行積德事一曰天下
無難處之事只須兩曰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須

三个必自反前二句可以居身後二句可以處世

爲善最樂讀書便佳上是東平語下是朱子語予集作

一對

陳緱山云羣居守口獨坐防心陳惕龍云人前屋漏日裏雞鳴子亦書之門屏可當晨鐘深省

活潑潑地喫緊爲人常惺惺法近裏著已此雖禪語而宋儒引之亦可玩味

趙玉峰中丞好講學其解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云聖人之不思而得卽孩提之不慮而知也聖人之不勉而中卽孩提之不學而能也可稱明白痛快

白鹿洞規左云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
予足一句云聖人人倫之至也右云博學之審問之慎
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予足一句云君子深造自得之
人生前半截要辨出處後半截要了生死○人謂了生
死惟佛氏能之不知朝聞夕死夫子已言之矣負杖逍
遙何異拂衣雙樹乎陶潛自祭亦稱解脫尹洙將歿手
書別范仲淹范使朱炎往視洙已沐浴而坐與炎談論
移時隱几而卒范亟馳往哭之洙忽舉頭笑曰死生常
理希文豈不達此乃以手拱揖而逝異哉儒者乃有此
人固不減于立亡坐化也

義利不分明不可爲士君子恩怨不分明不可爲大丈夫○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陸子靜講此章書使聞者感激流涕然義利之辨不在大卽于日用飲食見之賁之初曰舍車而徒喻于義也願之初曰觀我朵頤喻于利也一飯之德必酬睚眦之仇必報說者以爲游俠之事然聖人不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乎忘我大德詩人刺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矣

先君嘗書座右云苦中尋樂忙裏偷閒二語可爲安貧之法亦可爲願老之方昔人語云待足何時足知足便足求閒何日閒偷閒便閒卽此意也

先君嘗書學喫虧三字并爲著論此與陳門南之言合
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然如先君
之意一旦不可況于再乎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
語落便宜是得便宜

昔人語云五十不造屋六十不製衣予續之云七十不
拜客八十不看書

狗酒色而忘身何不舉頭看落日戀功名而逐世豈知
過眼卽浮雲

造物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乃老來之勞益甚吾願學仙
人之不老人世苦我以覺娛我以夢乃夢去之苦更多

吾欲同至人之無夢